

枫树湾

(八场话剧)



枫 树 湾

(八场话剧)

湖南省话剧团集体创作

陈健秋 执笔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七六年·北京

枫 树 湾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 数 43,000 开 本 787×1092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2 \frac{1}{2}$ 插 页 2

1976 年 6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76 年 6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书 号 10019·2389

定 价 0.22 元

毛主席语录

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

内 容 说 明

话剧《枫树湾》描写的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湘东某山村枫树湾的农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和封建地主、国民党反动派、党内机会主义路线作英勇斗争的故事。

剧本塑造了赵海山这一农民运动领袖的英雄形象。揭示了他坚定地、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依靠农民群众，善于组织群众，敢于抵制错误路线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通过赵海山发动群众和组织农民武装，夺取地主反动武装，坚决抵制陈独秀的交枪命令，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仍然坚持毛主席指示的武装斗争道路，最后参加秋收起义等一系列情节，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歌颂了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真理。

剧本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富有地方色彩，人物个性鲜明，语言生动。

封面设计：欧阳琼琛

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敢于抵制错误路线，坚持依靠农民群众，坚持武装斗争的道路。



赵海山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后，回到离别十年的故乡发动群众。他对成三和苗望春说：“不当牛马 要做
人，得靠自己救自己。”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胡思禹对建立农民武装的革命行动横加指责和限制，赵海山严正指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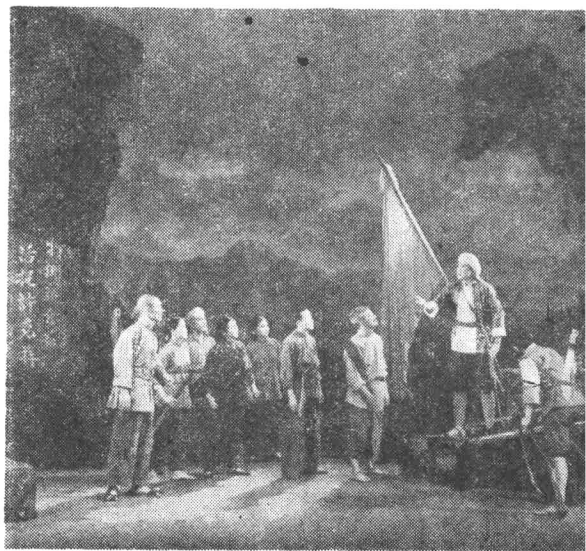


赵海山和农民运动的骨干成三、苗望春一起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明确



赵海山带领农民自卫军，粉碎了汤家驹妄图摧毁农民武装的阴谋，镇压了恶霸地主汤汉池。

蒋介石叛
变革命，陈独
秀迫令工农交
出武装。赵海
山带领农民自
卫军战士，坚
决抵制陈独秀
的投降命令。





在最艰苦的时刻，县委传达了党中央“八·七会议”，毛主席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真理给农民自卫军巨大的启示和鼓舞，宣告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破产。



枫树湾农民自卫军消灭了汤家驹的反动武装，参加毛主席

领导的革命斗争，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人 物

赵海山——枫树湾农民协会委员长，党支部书记。

成 三——汤家楼的长工，党支部委员，农民协会委员。

苗望春——贫苦知识分子，党支部委员，农民协会秘书长。

赵 母——赵海山的母亲。

牛伢子——青年农民，农民自卫军骨干。

莲妹子——汤家楼的丫头，农民自卫军骨干。

夏长庚——贫苦农民，农民自卫军队员。

长庚嫂——夏长庚的妻子，农民自卫军队员。

何大爹——老贫农，农民协会会员。

王大族——牛伢子的奶奶。

老 张——东乡农民协会委员长。

谷 雨——青年农民，农民自卫军队员。

满胡子——中年农民，农民自卫军队员。

满嫂子——满胡子的妻子。

农民自卫军战士若干人。

农民协会会员若干人。

胡思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国民党县党部农民部

部长。

汤家驹——原洋行买办，后钻进北伐军任副官、副营长，国民党右派分子。

汤汉池——汤家驹的父亲，枫树湾团防局局长，恶霸地主。

孙蚂蝗——东乡的大地主。

曾八——汤家楼的管家。

甲正——枫树湾的甲长。

团丁若干人。

国民党匪兵若干人。



第一 场

〔一九二六年秋的某天傍晚。湘东某山村枫树湾。
大路边赵家门前，有一棵老枫树。

〔幕启：甲正鸣锣，赵母等群众陆续上场。

曾 八 听着！（念告示）“为布告事：秋收已过，租谷备齐，
即日送交，颗粒不欠。如有迟交抗交、借端滋扰
者，定送团局严惩不贷。枫树湾团防局长汤汉池
令。民国十五年九月。”

何大爹 哼！如今就象吊着条命在过日子，又来了一道催
命符。

妇 甲 天早成这样，拿什么交，交稻草吧。

赵 母 你们真是阎王不嫌鬼瘦，鸡脚上还要刮层油。

甲 正 什么？

谷 雨 你们到四乡看看去吧！

牛伢子 北伐军都打过湖南，快到武昌城了，你们……

曾 八 可这枫树湾照样是姓汤的天下。（指着手里的告示）团防局的告示，什么时候都是作数的！

〔大家一时愣住了。曾八等拿着告示，甲正鸣锣下。

满胡子 就这么一张纸……

夏长庚 可千斤重啊！

〔苗望春夹着一叠课本上，后随两个衣衫褴褛的村童。

男 甲 苗先生，我们怎么办哪？

苗望春 （想了一想）给他来个明拖暗抗。

牛伢子 对，我们就学十年前赵大叔那样，跟他们干！

谷 雨 横竖是死，豁出去，反了！

何大爹 （摇头）不行呀！十年前汤汉池在这儿杀了你赵大叔，逼走了海山，害得你赵大婶在这大枫树底下，眼巴巴地盼了十年哪。要闹就得闹出个结果来。

牛伢子 咱们也学外乡一样，把农会办起来嘛！

苗望春 （连连摇手）县党部早就有人打过招呼，说枫树湾不同别的地方，汤汉池手里有团防，他儿子背景复杂，农会暂时不能办。

牛伢子 那咱们就认了？

夏长庚 这日子怎么过啊？

〔众纷纷议论着下。

苗望春 大婶，您今几个还没吃饭吧？

赵 母 我吃了。

苗望春 唉，我知道，我知道……（下）

〔天色渐渐暗下来。

〔汤家驹上，后随曾八、甲正等。

汤家驹 这棵大枫树还在呀？噢？这不是赵老太太吗？

赵 母 大少爷呀，你的记性真好。

汤家驹 这是你的房子？

赵 母 老房子让你们家给烧了，乡亲们帮忙在这儿又给搭起来了。

汤家驹 偏偏搭在这老枫树底下，可见你的记性也不坏嘛。

赵 母 刻在心上的事，一辈子也忘不了。

汤家驹 呃，你儿子呢，有下落吗？

赵 母 劳你挂牵，这下落嘛，到时候总会有的。（下）

汤家驹 （问曾八）他儿子回来过没有？

曾 八 一去十年，音信全无。

汤家驹 这次路过县城，听说一个姓赵的本地人要到这一带来搞农民运动。要真的是他……可就麻烦了。

曾 八 当年没有斩草除根，这是送肉上砧板。

汤家驹 现在不是当年了，这些泥脚杆子正在风头上。

曾 八 看来，这股风也要刮到这枫树湾来了？

汤家驹 咱们就要抢在这股风的前头，今年的租谷一定要加紧催缴。（与曾八等议论着下）

〔少顷，赵海山上。苗望春提着饭篮从另一方上。

苗望春 大婶，大婶！

赵海山 请问……望春哥！

苗望春 你是……

赵海山 我是海山啊！

苗望春 海山兄弟！你回来了？好！大婶，大婶，哦，海山兄弟，你娘就住在这儿，（欲进屋）她刚才还在屋里哩。

赵海山 怎么搬到这儿来了？

苗望春 老房子让汤汉池给烧了，大伙在这儿又给搭起来的。你先等一等，我再找找去。

赵海山 望春哥，成三叔还在不在？

苗望春 在，在，我把他也找来。（下）

〔赵海山返身看见大树，走近。

赵海山 大枫树，高了，壮了！

〔赵母抱柴禾上。

赵 母 谁呀？

赵海山 老人家——娘！

赵 母 你是？

赵海山 娘！

赵 母 海山伢子！娘总算把你给盼回来了。这么说，你没有忘记这棵老枫树？

赵海山 我没有忘，一天也不敢忘。

赵 母 好，没有忘就好！

〔成三与苗望春上。

成 三 海山在哪儿？

赵海山 成三叔！

成 三 海山！嗯，出去那会儿才这么大一点，现在高了，壮了。

赵海山 三叔，还在汤家楼帮工呀？

成 三 工钱拿不到，还不让辞掉，只能一辈子做牛马呀。

赵海山 三叔，咱们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成 三 这……

赵海山 来。（欲引他们进屋）

成 三 你这一去十年，都到了些什么地方？

赵海山 江西、湖北都跑遍了。原先在安源挖煤，后来到广州进了学堂。

成 三 成秀才了？

赵海山 你看象吗？

成 三 进了洋学堂？

赵海山 我进的是全中国独一无二的学堂，“农讲所”。

成 三 “农讲所”？

苗望春 农民运动讲习所？

赵海山 对。

成 三 都学了些什么？

赵海山 文的学，武的也学，就是学怎么搞农民运动。

成 三 就是办农民会的吧？

赵海山 对。

苗望春 好，好！海山，汤汉池今年催租比哪年都急，我

们……

成三 对了，刚才汤家驹回来了，说是马上要派枪兵下来催租，过两天长沙还要来船运谷子。

赵海山 这个事我在县里就知道了。三叔，他们是急着用这批谷子找洋人换枪。

成三 换枪？干什么？

赵海山 眼看四乡的农民运动闹腾起来，想保住自己的好日子。

成三 是这样……。

苗望春 海山，你是县里派下来的？

〔赵海山笑而不答。〕

苗望春 我们早就想象四乡一样把农会办起来，可县党部有人说这里情况特殊，搞不好就捅漏子。

赵海山 我在县里也听说了，这次县里派我来，就是跟大家一起来捅漏子！

苗望春 好，乡亲们被逼得就象一捆捆的干柴，只要有一点火种，就能烧起通天大火！

成三 海山，往后就全靠你了。

赵海山 不，三叔，不当牛马要做人，得靠自己救自己。

成三 你是说我们自己救自己？

赵海山 对，咱们屋里谈。

〔众进屋，窗上映出灯光。〕

——幕闭